

侯官嚴氏
評點

莊

子

克希署



此篇之義。必明自然。而所
持之說。似深寔淺。即果為
莊書。忘其下者。

外篇

焦竑曰內篇命題各有深意外雜則但取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不存焉

莊子故三

駢拇弟八

吳澄曰莊生書環瑤字差不得駢拇指也馬蹄繕性刻意五篇自為一體其果

駢

莊氏之書乎抑周秦閒文士所為乎未可知也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

陸德明曰駢廣雅云竝也枝指三蒼云手有六

指也宣穎曰性生也人所同得曰德

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

乎仁義而用之者

其昶案方旁古通用多方二字平列故下文曰多方駢枝又曰多駢旁枝

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呂惠卿曰其德為五常其形為五藏是故

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

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

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

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舊注而猶如也司馬彪曰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豪之末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

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

王念孫曰奉當

爲拳擢拳皆拔取之義淮南作撻

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

曾史是已

陸德明曰簧謂笙簧也鼓動也曾參行仁史鮪行義

駢於辯者纍瓦結

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

上婢反

譽無用之

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陸德明曰瓦一云當作丸高駿烈曰累丸結繩喻辯之駢枝也司馬

彪曰竄句謂穿鑿文句敝罷也向秀曰跬近也郭嵩燾曰跬譽猶咫尺言謂邀一時之近譽也

故此皆

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

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

敝註卽負屬用力貌
郭先生說殆非

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

本又作脰

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

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其視案去奔通去憂藏憂也漢書主皆臧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臧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

手者齧

音紇

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

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宣穎曰愁視則曉蒙如蒿

不

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

吐刀反

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

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

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

也屈折禮樂响

況於反

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

成元英曰响俞

猶嫗撫吳汝綸曰慰鬱也見外物篇釋文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

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

附離不以膠漆其昶案離麗通約束不以纆音墨索故天下誘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其昶案誘與褒通爾雅誘進也漢書褒然爲舉首注褒進也王

懷祖先生說褒然出眾之貌此誘然與淮南誘然與日月爭光其訓正同同焉皆得而不知

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

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

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

下也俞樾曰國語韋注招舉也音翹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

義易其性與其昶案司馬溫公云大抵莊子之言仁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故嘗試

莊生取長喻養其詞鋒
殆不可當用以剝削儒墨
雖然使人類所重而果在生
則伯夷盜跖誠以同黨視
所重有甚於生者而使人
徒知有生則天下將玉於不
得生則伯夷所為又烏可議
且任其性命之情其為說心
眾矣夷曰吾任吾性命之情
跖亦曰吾任吾性命之情如
則論者又何道以處之

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

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

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

以身為殉一也賊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

賊奚事則挾策字又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悉代以遊

陸德明曰塞博之類也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

名於首陽之下陸德明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盜跖死利於東陵之

上李頤曰東陵謂泰山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

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

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

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

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且夫屬其性乎

仁義者。

郭象曰。以此係彼爲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

雖通如曾史。非吾

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

司馬彪曰。俞兒古之善識味人。

也。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

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

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

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

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

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

此篇持說極似法之靈後
靈後為民約等書印操此
義以初民為家樂願以事
言入家苦者改其說於破言
自由平等者其知之

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
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
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劉辰翁曰此篇語至刻急而
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知者

其昶案此極言自炫自矜
者之離於本性通篇一意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

司馬彪曰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羅

陸跳也道曰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為義儀臺即郊特牲所謂臺門也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

燒之剔之刻之雜之司馬彪曰燒謂燒鐵以燂之剔謂
剪其毛刻謂削其甲王念孫曰雜

讀爲銘說文銘鬣也通作落吳連之以羈丁邑反陸

子治兵篇刻剔毛髮謹落四下德明日羈

勒也畢編之以阜才老棧陸德明日阜概也編木馬之

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

其月反飾之患司馬彪曰概銜也飾排而後有鞭策之威

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時力反司馬

以爲陶器尙書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

傳土黏曰埴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

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

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

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崔謨曰填填重遲也顛顛專一也當是時也

山無蹊隧崔謨曰蹊道也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王叔

既無國異家殊故其鄉連屬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

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郭象曰與物無害故物馴也夫至德之

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竝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

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及至聖人蹇步結反蹇悉結反為仁蹠直氏反蹠為義而天下

始疑矣李頤曰蹇蹇蹠蹠皆用力貌方澶徒旦反漫為樂

摘辟為禮而天下始分矣崔謨曰澶漫淫衍也摘辟多節也朱駿聲曰辟仄之意也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

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

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

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焦竑曰糠粃瓦礫道無不載獨棄絕仁義禮樂明乎非蒙莊之意矣

彼其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夫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也

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大計

反李頤曰靡摩也踉蹌也馬知己此矣其昶案已夫加以衡扼宣

日扼同軛橫木齊之以月題司馬彪日月題馬額而馬

知介倪闐音因扼驚曼詭銜竊轡其昶案介倪卽阮阮一

虞厥二切阮之通作介猶兀之爲介又爲別矣阮阮者

不安也闐扼與陰喝同猶噎塞也見後漢書注郭嵩燾

日驚曼猶言遲重說文驚馬重貌史記馬驚不能行陸德明曰詭銜吐出銜也竊轡齧轡也故馬之

此說差可然亦有墜義

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

司馬彪曰赫胥氏上

古帝王也

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

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其昶案此篇申論自然無為之旨

肱篋第十

將為肱

起居反

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

司馬彪曰從旁開為肱其

昶案楚辭注匱匣也

則必攝緘膝

李頤曰攝結也陸德明曰廣雅云緘膝皆繩也

固肩鐻

古穴反李頤曰肩關也鐻紐也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

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膝肩鐻之不固也然則鄉之

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姚範曰不乃猶無乃也顧炎武曰也與邪通

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

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

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

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

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

其國。陸德明曰齊君簡公也哀公十四年陳恆殺之舒州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

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

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陸德明曰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則是不乃竊齊國

莊生所謂聖人皆言才
而不言德故聖人之利天下
少而害天下多即如令之歐
義以三百年科學之所得
大抵用以製兵器而殺人無
窮彼之發明科學者亦
唯人也嗟乎汽電火與而
濟惡之具必進此固人道
之無可如何者耳

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

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

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

弘脰勅紙反崔譔曰脰裂也淮南子云萇弘子胥靡司

虺日靡鉞裂而死司馬彪曰萇弘周靈王賢臣子胥靡馬

麋也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郭象曰言暴亂之

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故跖之徒問於跖曰

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

聖也王引之曰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

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
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

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

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王念孫曰竭與揭通說文揭高舉也魯酒薄

而邯鄲圍陸德明曰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

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許慎注淮南云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

魯酒薄故圍邯鄲也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舍

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

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

量之向秀曰自此以下皆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無益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

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

然而為大盜利用之故謂斗斛權衡符璽仁義為不必設而於天下無所利焉此又過激之說而不得物渥之平者矣

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

陸德明曰竊謂帶也

竊國者爲

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

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

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

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

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持赤反

玉毀珠小盜

不起

陸德明曰擿義與擲字同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倍斗折衡而民

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

詩灼崔謨曰鑠絕絕竿瑟燒斷之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

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

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力結反工倕之指崔謨曰攬

詒讓曰攬與厯通攬與斲同說文斲而天下始人有其

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巨炎反楊墨之口攘

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

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

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

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音藥亂天下者也成元英曰言數子皆標名

於外炫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